

毀滅中的日本

郭沫若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戰時小叢刊之十一

毀滅中的日本

戰時出版社刊行

目次

日本的現在過去與未來·····	郭沫若	一
戰前日本朝野的動態·····	錫福	五
日本歸來·····	莫石	二五
日本在毀滅的路上·····	管豹	三一
廿世紀的邦貝城·····	陳琳	三五
戰時日本經濟狀況一瞥·····	純青	四一
日本畏杯葛·····	烏特萊	四七
戰時的東京·····	曉光	五三
歸客話東京·····	仲某	五五
敵情近報·····	維恆	五八
動員了日本的娘兒們·····	貝加	六一
日本婦女在侵略的壓制下·····	歌三	六四
千人針（淺井花子）·····	張香山	六六

日本的現在過去與未來

郭沫若

關於日本，我現在很想作一個簡單的概觀。

日本是一個後起的民族，七十年前對於我國不僅是文化上的附庸，而且有一個時期是政治上的附庸。

日本和我國發生關係，大約是在戰國時代，但在史志上並沒有明確的記載。秦始皇時的一個騙子徐芾，曾有帶領男童男女去訪問蓬壺三島的事，甚至相傳日本還有徐芾的墓，但那是荒渺難憑的。不過在東漢年間，的確是有關係了。前些年辰九州博多灣的志賀島上發掘了一顆黃金印，文爲「漢倭奴國王印」，此印現尚存日本黑田侯家裏。「三國志」的魏志裏面有「倭人傳」，那兒說：「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譯使所通三十國。」漢時朝見的事實，算得到了古物上的證明。「隋書」有「倭國傳」，那兒更說道：「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印上稱倭奴國王，大約也就是漢安帝的封贈吧。

魏志倭人傳要算是有系統地記載日本的最早的文獻，那兒所敘述的當時的日本，事實上還是一個野蠻未開化的民族。最有趣味的是那時候的日本女人的服裝。「婦人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這是說就像拿一張被條來，中間打一個洞，套在頸子上，便成爲衣裳。這原始的程度，實在是

頗有可觀的。就在隋時，日本的文化程度也並沒有增高到怎樣。服裝是相當進步了。但是飲食的習慣呢？隋書的倭國傳說：「俗無盤俎，藉以櫛葉，食用手鋪之。」這情形和近時的南洋土人相差得並不多麼遠。

然而日本和我們隋唐時代的高度的文化相接觸，她就像感了電的一樣，突然跳躍了。在隋唐時代她陸續遣了不少的留學生來，我們中國有不少的人去幫忙她，把我們的文明盡量地輸運了去。於是乎日本也就由原始的狀態跳進了文明的境地來。最有趣味的是日本在考古學的年代上沒有銅器時代這一時期。只在石器時代的原始日本和我們的高度的鐵器文明相接觸，她是跳過了一個時代。

日本人究竟有多少固有的東西，實在是難於下斷案的事體。例如日本人的吃生魚片吧，這在他們自己至全世界的人都以為是日本人的固有的習俗，其實這也是從我們中國傳過去的。日本人吃生魚片，名之曰「洒西米」(Sashimi)「刺身」是把魚去骨去皮，切成薄片，配之以海苔羅藤絲，染之以醬油辣味。這習慣和現今潮州人吃魚生別無二致。潮州人吃魚生，亦配以海苔羅藤絲，染以醬醋薑汁。這醬醋薑汁潮州人名之曰「三滲」，發音是「殺西牟」(Sacienn)這「殺西牟」不就是日本的「洒西米」的字源嗎？

舉一可以返三，其它是不難概見。過去的日本可以說完全是中國文化的分枝。

然而七十年來的日本，她完全改了舊態，就和在隋唐時代接受中國文明成功了一樣，七十年來又把西方文明接受成功。這成功固然是由於日本民族的肯努力和它物質上的與局勢上的便利，但我們中國實在也幫助了它不少。第一，它是因為我們的受害而覺醒了的。其二是我們替它做了擋箭牌。其三，我們把物質的資源供給了它。其四，我們的多量需要促進了它的生產。

我們這位老大哥實在運氣不好，最不幸的便是滿清二百幾十年的統制，把我們民族的生機阻止了。提到摧殘文化，我們人人都知道罵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其實清的康熙帝與乾隆帝，他們是罪浮於呂政的。西方文明在明末已有移植於中國來的那種趨勢，完全為他們所阻止了。中國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準備上，單為內部摩擦便延宕了三百年，因為有這一落後便陷入於半殖民地命運，而身受國際資本主義的萬箭的簇射。日本在這時候覺醒了來，因其內部無多大阻礙，而其地又並無多大殖民價值，故爾在我們的掩護之下，它便得以發育了起來。我們對於它的掩護，雖然是無意識的，但事實實在是不能否認的事體。至於我們對於她的資料供給和生產品消費，那是更加明而且白，用不着說明的。

日本人就因為有這種種的便利得以收到成功，但他們卻生出了民族的自負心，把自己看得天高，而把我們藐視得一錢不值。他們如肯發着良心思考一下，過去的日本應該感謝我們，固不用說，就是現在的日本也多多少少是應該感謝我們。然而日本人不唯不知道感謝，反進而對於我們加以極

殘酷，極暴戾的摧毀。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對於我們所加被的慘害，實在是非人所能爲的。毒化，走私，屠殺，橫領，種種非人的手段都已用盡而猶不足。還要繼之以大規模的侵略，轟炸，宰割。人間世儘管怎樣的黑暗，這種忘恩負義的行爲，我相信，是絕對要受懲罰的。這是當然的公理而且也是必然的事實，事理兩方都明白地開示在面前了。

日本因爲物質資源缺乏要取材於我們，又因爲多量生產需要我們做它的消費者，故爾我們中國的和平與對於她的親善是維持日本資本主義的主要的一環。然而日本軍部卻自行來摧毀它的資源，自行來格殺它的消費者，這不是等於在促進自己的死滅？

日本軍部的狂暴行爲固然擾亂了我們中國的和平，同時也激起了我們民族間的仇恨。戰爭即使有止熄的一天，這仇恨非到理想社會實現的一天是不會止熄的。民族絕不是可以容易滅亡的。東西中國人也並不那麼健忘。中國人現在是覺醒了，這是把日本的將來暗示着的。

據我所知道，日本的農業是快要走到末路的。東京以東的所謂關東平原，據說，農人因貪便宜，用石灰糞田，積久便使地下結成一片三和土，使種植無由蕃茂。這在日本是根本無法解決的土地問題。日本的出路自然會和英國一樣，揚棄了自己的農業而成爲純工商業的國家。然而工業的主要原料，煤與鐵，這又是日本所最缺乏的物品，它要發展它的工業也非外求資源不可。這些或許也就是促進了它的侵略行爲的物質條件，然而也明白地是促進了它的滅亡的物質條件。它的問題是在我們中

國身上求解決的，幾十年來，我們不作聲地也替它解決了無數的問題，然而它的貪心却使它增長到要危害到我們民族的生存上來。我們的民族儘管是怎樣的寬大，這殘暴却不是人所能忍耐的。

我們現在是醒來了。打個比方吧，日本是一位癆病框子的拳鬥家。我們是多數身體結實的莊稼漢。講打是打不過，講拚命有體力來和你拚。我們即使受你的打擊，打得遍體鱗傷，打得屍骸枕藉，而你個癆病框子的打家，結果是弄得喘不過氣，吐血而死。這是對於忘恩負義者的必然的果報。

持久抗戰必能得最後勝利的理論是誘導自這兒。日本的將來也是明明白白的，結果是終歸於死滅。

(救亡日報)

錫福

戰前日本朝野的動態

(一)

爲了實踐「深入敵陣」與「分解了他然後克服他」這幾句話，才跑到東京去想讀幾年書，並搜集些我們國家社會所需要的智識材料，可是到了東京以後，物質環境上雖說還可以讀書，然而精神上的痛苦實在受夠了。記得從前有個日本人問我：中國的國外留學生，留英的回國後多親英，留美的回國後多親美，其他各國亦然，惟有留日學生回國後却多反日。這是什麼道理？我那時還只能以普通的國交關係的簡單理由答覆他，到後來在日本時間漸久，才越過越覺得留日學生看了日本那樣

的對中國的情形，而不憤恨入骨，不激發愛國熱情，除非是無心肝的人。一入日本國境，無論在新聞上，雜誌書報上，以及各種語言文字上，處處顯露着自高自傲而藐視欺侮我中華民族的神情。對於我留學生的態度，不是妄高傲，便是懷着收買爲漢奸心理的假親善，而後者比前者更可恨，欺侮我國人格莫此爲甚。惟一般平民，尙多忘其國家觀念，以與我交遊，聊可小慰耳。

自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日政府對於我留學生的監視籠絡尤現醜惡，留學生的行動，處處已失自由，來往信件의 檢查，寓居所在的監視，憲兵警察訪問，幾於使我無時無刻不提心弔胆。最討厭的是每逢我們三五人在一塊談論時事的時候，輒有便衣警察木立於路旁，徘徊於室外，或探頭探腦於窗門，使我們受着很大的威脅，每遇此種場合，我們必暗中痛罵日本人之小器可恨，我們赤手空拳在你們國內花錢讀書，能做些什麼值得你們在背後每個人都派上一個甚至幾個監視人員，使一步一趨都感覺不自由呢？這種小鬼小怪的舉動，是決爲大國民之所不爲，而日本人虧他們每在刊物上，在演詞上，自誇的說着保持大國民風度，甚至政府令文上亦說：『當此時局緊張之際，希望全國人民，不要輕舉妄動，對外僑盡力保護，以發揚大國民風度。』無如民族生性如此，儘管天天叫「大日本」，「大國民」，實際上却反見其小而已。

在日時眼看着，耳聽着，心裏想着這一切的一切，想說的話却無從說出來，寫信作文固然不能，就是作日記亦不能隨手寫來，因爲我們住所的箱篋，常被他們祕密的搜檢，動不動給你一個「抗

日」或「共產黨」甚至其他欺人太甚的想入非非的罪名，把你拉進警察署，受盡凌虐，朋友相戒，莫不隱忍，以避其鋒。然而壓縮了的力量，當其發作時，是其大無比的，所以留日學生回到國中，莫不大聲疾呼，拚命作抗日運動；所以我們走上了外國船，一離開日本境，便要大大的嘔一口氣，在輪船上即邀集全船同胞在大餐間大開抗日救亡會；甚至有明治大學的同學會嬰淘君於七月三十日乘大來公司傑佛遜總統輪歸國時，因在日時受刺激過深，登輪後便與朋友大談抗日救國，盡吐胸中抑鬱之氣，不意因興奮過度，竟至發狂而死於船上。

總之，日人給予我們的教訓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是總會有奉還給他們的一日的。雖然有話當時隱忍不說，然而等到說的時候，却至大至剛，如狂濤之奔放，這與雖然有所舉動而暫時隱忍不動，等到忍無可忍，而必須舉動的時候，却無攻不克，無敵不摧，是同樣的道理。

(二)

前面這些話，是作者於握筆書寫時，從壅塞的胸中，迸放而出不可遏止的，所以在本文着筆之前，先寫了這許多緒言。現在將盧溝橋事件發生以來，至平津失陷時止，在東京的所見所聞及所感，依次寫在後面。

七月八日下午三時許，東京市上到處發現新聞號外的鈴聲和喊聲，送號外的人都穿着同樣的半截衣，衣下緣鑲有報館的白色名字，腰繫一大掛響鈴，取着步兵跑步的姿勢，故裝十分急忙的神色，

引得滿街人的注視，手持號外除挨戶分送外，並可自由向之取閱，那就是蘆溝橋事件的第一個警報。原來七日晚間駐豐台的日軍和宛平城內的中國軍發生激戰了。據日方的報道，是豐台日駐軍基於條約上之權利（按實違反條約，我國報紙曾屢經揭發）在宛平縣城附近，舉行夜間演習，却無故被宛平城上的二十九軍兵士予以所謂不法射擊，日軍不得已而還擊，遂生激戰云云。後來看中國報，才知道當時日軍曾藉口演習時一個兵士失蹤，欲率隊進宛平城搜查，被我軍阻止，遂開槍攻城，但日本報紙始終沒有那麼一節。我們當時看了初次的號外，還以為戰事不至擴大延長，但自是以後，每日各新聞除朝夕二刊外再發號外二次至三次，事情便一天一天覺得嚴重起來，新聞上所載的，每次戰爭都不外是誣稱我軍無視信約，先予以不法射擊，日軍不得已還擊，因而佔據某地，迫令某部繳械或撤退。以這樣的虛報，欺瞞人民，各商店窗櫃上張貼的畫報，漸漸轉成滿幅華北戰事照片，雜誌的專號，書攤上的小冊子，也專注在這一問題上面了。

至十一日午後一時，市面上滿飛的號外是本日政府召開緊急閣議，以華北情勢嚴重，決定由關東軍之一部，及朝鮮內地急派必要之兵力前往華北；接二連三的報道是關西某某等師團展綏隊伍，教育總監香月中將飛往華北某地，繼任駐屯軍司令官等等，事變的擴大，非一般的演進。杉山陸相後來於七月二十七日在貴衆兩院報告華北事變經過中（按日政府曾通告全國，對此次蘆溝橋事件，稱為北支事變，故照譯為華北事變，日政府之用心可知矣）申述事變之原因及其決意有云：

『此次事變之發生，其所由來實深且遠，中國民衆之抗日侮日運動，固基於南京政府之澈底的抗日政策而來。近年來彼以國內統一之強化，軍備尤其空軍之擴充，編制設備之改善，較上海事變之時，有相當的堅強根基，因而過信其力量。此種形勢近來波及華北，平津以及其他各地，對於帝國僑民或官憲頻頻惹起之暴行侮辱，亦爲此種抗日運動之表現，此次事變之根源亦實由於此。今將此次事變經過之概要，縷述如左：華北治安之維持乃帝國及「滿洲國」既定之緊要國策，固爲不待言者，而中國方面之不法行爲，則當然爲排日侮日行爲，對於此種行爲之須謝罪，及須確實保障今後不再有同樣情形發生，此爲帝國威信，固亦爲維持遠東和平所極必要之舉……』

觀此則知日軍部是怎樣的虛造事實欺朦國民，以鼓動戰爭圖逞其野心了。

派兵新聞發佈後，略略沉靜兩三天，不見有前方戰爭的消息，說是冀察政委會當局正和他們所謂出先官憲，在外交折衝中，求事件之局地解決；交涉重心已由北平移往天津。是時一面極力宣傳所謂「排擊南京政府的干涉」，說是中央政府屢入徒使事態更爲重大化。另一方面向國際表示不容第三國置喙，說與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無關。同時又恐怕國民因聞外交交涉與局地解決，而懈怠戰意，乃力說事件解決，是必須全局的解決，即是所謂「南京政府須根本停止華北中央化工作」及「冀察政權須恢復其原有的緩衝地帶的性質」，其造詞喪狂已極。

我們看了上面那些言論，便知道這回蘆溝橋事件之引起，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方面有計劃的決定大舉的行動。在近衛文磨組閣以前，軍部與財閥間的對立衝突亦就是軍部與大政黨間的鬥爭，本來日形深刻，廣田弘毅與林銑十郎兩內閣，都是在這種矛盾狀態中短命以倒。近衛文磨所以在今日以前屢被徵詢組閣而拜辭者，即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因為國內所謂「兩派的對立相尅」無法調和，對內對外政策不能統一，常相牽制；國際則對華大舉侵略尙非其時。及今年三月三十一日林內閣代做了傀儡，把衆議院解散，於四月三十日重行選舉。所謂付諸國民公意的總審判成的結果，軍部政府所欲組成的新黨一敗塗地，反對軍部政府而結成統一戰線的民政黨政友會保持了原有的地盤，代表左傾勢力而反政府最烈的社會大衆黨却得到意外的勝利。這時軍部覺悟財閥力量之雄大，不與合作，難逞所欲，於是略改態度，對財閥所象養的政黨不爲己甚，表示可以攜手之意，政黨無可如何，自亦樂於從命。近衛文磨以貴族之身，素得軍部之擁護，而又與財閥政黨無惡感，爲元老重臣以及多數人士目爲衆望所歸之青年人傑，彼見此種情形認為時機已至，遂於元老及軍部迫林內閣總辭之翌日（六月一日）拜受天皇大命，得軍部之支持，容納政民兩黨各一人入閣，而不堅持彼等須脫黨之條件，在消滅軍部官僚財閥政黨之衝突而實現舉國一致強力內閣之號召下，成立新內閣。近衛新閣成立之時，又適值歐洲方面因西班牙內亂不干涉委員會分裂，使英法與德義間之對立日趨嚴重，對遠東有深切利害關係之英國，幾至難以兼顧，乃有所謂英日遠東談話之進行。而蘇聯國內，因發

生紅軍將領之巨案，史丹林正埋頭於內部肅清之工作，無暇外顧。近衛內閣看準此種情形，乃於黑龍江砲擊紅軍軍艦，以試探蘇俄戰意，果然蘇俄極力隱忍，不願發動遠東戰爭，於是日軍閥認為對華大舉侵略此其時矣，不數日遂有蘆溝橋事件之發生。

在這裏我們還須要了解日軍部爲什麼要這樣，急急於向我國大舉進攻呢？日軍部侵畧我國領土，採取蠶食政策，由東北而察綏，而河北而黃河流域，本來是永無止境的，他們想不費氣力的佔領一塊地方，又利用漢奸以維持秩序，略事整理，然後再行前進。但中國情形年來突飛猛晉，已不容彼再作舊夢，綏遠抗戰勝利而後，已使日軍人認識中國國軍之不可侮，而漢奸軍隊更不可靠。加之去歲十二月西安事變以後，全國上下擁護領袖之熱誠，與統一團結之精神充分表現，更使日人驚懼。日報紙雜誌年來極力宣傳中國國防之日趨充實，統一基礎之日趨鞏固，尤其忌嫉我蔣委員長之統一救國主張得全國擁戴。彼對於中國軍事政治以及經濟文化一切的進步，莫不加以抗日的色素，認為一切都是爲抗日而爲者，其意以爲，中國的抗日是宿命的，有中國的統一強盛，便沒有日本帝國的繁榮，要維持日本帝國的繁榮，則不容有中國之獨立自由的存在。其語言態度間的忌嫉與懼恐的神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至於日報紙雜誌所揭載的陝北毛澤東等共產軍之聽命於中央，停止赤化宣傳，放棄階級鬥爭，而從事抗日之奮鬥，其驚懼之極，更不言而喻。形勢至此，日方認中國全國統一業已告成，今春三中全会所通過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行將逐步實施，國際上得英美法等國之同情援助，對於中國

經濟建設爭先投資，乃獨擯日本於門外。由於統一基礎之穩固，國防軍事之充備，經濟建設之逐步完成，國際地位之日漸提高，將使日本在中國失其侵略者之地位，且其手造之偽組織亦將不保。更認為今後中國國力之增進，較之以往必有一日千里之勢，而為日本所不及，及今圖之，猶可望取勝，再過數年，將非匹敵。於是處心積慮，必欲齊一國內心理，於國際環境適當之際，大舉向中國進攻，俾於中國經濟建設尚未完成，國防軍備正在進展之途中，予以致命之打擊，並佔據若干重要地點，取得若干實權，使中國永無翻身之餘地。

(四)

上面是事變突發後日政府所表現的態度和心理，他們民間方面究竟怎樣呢？這亦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於此曾用了很大的注意力去觀察研究，覺得非常有興味。但一言以蔽之，日本人民對於中日緊張的外交與激烈的戰爭，是由漠不關心而厭惡而恐懼。

在市上爭看號外的，每每是中國留學生及僑民，日人則若無其事。我們在教室裏上課的時候，每聞窗外鈴聲大作，便一個個蹣手蹣足走出去，爭取號外看了又看；日人却不然，送號外的人儘管家家戶戶送上去，然而那一小張老躺在地上，給人們踐踏，或在櫃台上隨風飄蕩，縱然有人接在手裏，亦多看標題而已，再則全文看完，亦大抵一聲不響，臉上毫無表情的默然不語，我們留學生，為着祖國的安危，看了號外每至悲歎含淚，驚喜交集不能自己，而他們却如此，真是令人可怪。當七月三十日晚間，

飛來「通州城內三百僑民幾全被虐殺」之號外後，我國留學生及僑民都有些震動，以爲浪人們難免要對我們示威，甚至尋釁報復。並開那天晚上，東京警察廳亦曾加派警察至中國大使館前保衛，並將鐵柵放下以防萬一。但事實却不然，是那樣的毫無反響的過去了。我寓所的房主人，當各報號外不斷飛來，戰情甚爲緊張之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來給我安慰，說請安心！不要擔憂，不會有什麼事。又問我家裏怎樣，來了信沒有？我雖然對着她們故現安閒，表示無事，但每每不知不覺於出入之中，因思念祖國而顯露着沉重的顏色。房主人則非常關心，瞧見我這種神情，必立時現出憂慮的同情的態度，似乎覺得恨無方法可以爲我解憂。即每逢其他的男女和我們談話時，亦大抵開口便說：『戰爭是可惡的事情啦！』話裏面包含了無限的感慨與憤恨。

我每日清晨上學時，因爲要坐二十三分鐘的高架電車，所以總要在車站添買幾份報攜往車上看。早晨電車上的乘客，幾乎每人手裏都握着一份報，靜默的展開着，可是戰事新聞任你斗大一個的標題，不能引起他們的注意，他們大部份是在看東京版的社會新聞和娛樂消息。我常偷偷的觀察左右前後的人們在看些什麼，則他們的視線，不是射着「羽田競馬」便是射在「偽鈔泛濫」一類的題目底下。

學校裏的教授和日本同學，這時候和我們談話，比較多起來了。態度故意裝得更謙和，他們說，戰爭是國家的事情，我們國民仍須保持着親善的友誼，我們對軍部和財閥的作爲，雖然敢怒而不敢言，

但憤恨的意態却時常流露於談吐間。他們勸我們不要回國去，說萬一要回國，亦請常常通信作朋友。普通一般的日人的態度大都如此，至於負有特別使命，或供職於政府的人，自然是不同了。東亞學校本來是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專爲中國人而開辦的日語專修學校，戰爭未起來，每班上課者各四十餘人，戰爭起後上課人數便一天一天激減，或已趁船歸國，或則中止上課，每班僅剩十餘人，且內中大部份係東北同胞。那時教員們多帶着不安的神色，對學生慰問，勸不要歸國，有一位小教員甚至以哀求的口吻，對全班的同學說『你們大家要是都回去，東亞學校便要關門了，這個大房子好做什麼呢？』出租是沒有人租得起的，除非是把牠用格子裝起來，分成許多小房間去分租吧。然而我們當教員的是沒有法子過活了，今後將不能吃飯，只能長專喝水哩！『言下殊感悲歎，使學生們沒有話回答。

(五)